



心香一瓣

栀子花开

□ 苏海燕

“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……”每到这个季节，街头巷尾总能听到何昊的这首老歌。似乎栀子花开，就是离别的到来。

大学毕业那天，滂沱大雨时来时歇，仍阻挡不了我们离开的步伐。骤雨初歇间隙，我们大包小包拖着行李离开校园，准备奔赴四面八方。从地面积水的倒影中，我再次看到熟悉的校园，看到很多哭泣的画面。刚刚在教室，我们信誓旦旦约好一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的聚会，可毕业离别后，很多人恐怕今生都再难相见。

研究生毕业的前夜，我如往常一般来到自习室，静静地坐，沉思。第二天凌晨拿着回家的车票，拉着行李从校园悄然离开。从校园到火车站有30分钟的车程，我选择步行。平日总嫌那段路太远，埋怨那路弯弯绕绕，坑洼不平，那天才发现步行到车站竟也不觉得累。因为是凌晨，火车站显得清冷，火车启动时，隔着玻璃，回望五泉山和皋兰山，再次对这座城市轻轻挥挥手，转过头却已是泪流满面。

毕业后，我来到洛河畔那座历史悠久的县城，在那所久负盛名的高中任教。从秋到夏，两度冷暖，两度花落花开，我曾在那里停留。两年时光，我渐渐喜欢上那座背山面水的城市，喜欢上满校园的丁香，更喜欢上安静恬然的执教生活。

栀子花渐次绽放，校园里贴满了各个大学的宣传海报。一个课间，传达室送来要我到新单位报道的通知，瞬间，愕然，期盼了许久的录取函，握在手中竟是如此沉甸。我再次选择悄然离开，不忍对孩子们当面说声再见，只能在离开后托同事给他们补上一句抱歉。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我离开后学生在班级QQ群里的留言，让我感受到了那份眷恋、无奈和失落。我何尝不？两年时光，在那里失落、悲伤、迷茫、沮丧、焦虑、等待、挣扎、奋起，自以为心如古井，老天却悄悄投下一块石头，让平静的水面再起涟漪。命运似乎总喜欢开这样令人难过的玩笑。

时隔多年，每次离别，我还会忍不住唏嘘感慨，谈及人生冷暖，有时还会掩面而泣。我知道，人生就是在路上，这路上，要经过许许多多驿站，每个驿站是别离又是相见。不管亲疏，每一个驿站就是一场变换，送走熟悉，迎来陌生。新的旅程中，我们带着思念，带着忧伤，迎来新的惊喜、温暖和希望。人生就是这样：来来往往、聚散悲欢……

“栀子花开，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……”栀子花明年还会再开，而我的那种离情忧伤是否还能如期而至？

人生匆忙，我们停不下人生的步伐，我们也挽留不了时光，所能做的，只是把悲欢离合装进行囊，痛并快乐上路！

至爱亲情

母亲的眼泪

□ 郑双明

母亲的一生并不顺利，反倒有一丝辛酸与无奈，但母亲不会动不动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只流过三次眼泪。

小时候，一场车祸让我失去了父亲，当时，大姐已出嫁，大哥刚参军，二姐二哥还小，懵懂的我认为父亲有一天还能再回来。生产队每逢夏收秋忙，各家各户都有任务，母亲很少抱怨困难，带着我们像男人一样奋战，父亲去世的第一年，忙完地里的活儿，累得腰酸背痛的母亲，夜里看着父亲的照片偷偷落泪，那是记忆中母亲第一次流泪。

初三那年，有一天夜里，我在学校学习到很晚才回家，一不小心，摔下山崖，脚踝骨折。一连月余，母亲和二哥用架子车拉着我，每隔两三天，去镇上换一次药。老家离镇区虽只有八里路，但路途崎岖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几日子里，雪天很多，母亲为了我，风雪无阻奔波在路上。那年中考，我被全县最好的高中录取，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母亲流泪了。

冬去春又来，花落花开。大学毕业，结婚，儿子刚出生的时候，母亲赶来照料，午后她抱着孙子在玩，我突然发现，母亲的头发全白了，也许很早就白了，只是我没有留意。或许母亲察觉我看她太久了，或许她发现了什么，她的眼里顿时又有泪水。

有人说，眼泪是软弱的写照，但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！母亲的眼泪使我体会到，这也是爱的体现，它是母亲对父亲的想念，对我的鼓励和对长辈的眷恋。

现在，我已人到中年，但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母亲流泪的情景犹在眼前，母亲的眼泪一直是我自强不息、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和源泉。

史海钩沉

失而复得的国宝

□ 杨群灿

1958年4月修建酒流沟水库时，在水库西岸发现一座仿木结构砖石宋墓，经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二队发掘，出土了两组珍贵的雕砖。

一组(三块)杂剧雕砖上，雕刻了五个角色，人物形象姿态各异，刻画精美，为宋墓中少见的艺术品，是北宋杂剧的典型写照，为目前发现的全国最精美的宋代杂剧雕砖，成为戏曲工作者眼中珍宝，专家评价其为中国戏曲文物中最有实证价值的文物资料，在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贡献，一直位列全国之冠。

另一组(三块)庖厨雕砖，描绘了体态婀娜、精明洒脱、身怀绝技的宋代厨娘从事烹调活动的几个侧面，构图生动，刻工细腻，人物栩栩如生，生活气息浓厚，专家评价它们是此类雕砖中重要的代表作，为研究宋代服饰、家具和饮食等生活情况留下了宝贵的资料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工艺美术和历史研究价值。

这两组宋代雕砖，从其出土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59年，《文物》杂志第9期刊出酒流沟宋代雕砖出土的消息后，引起了戏剧界的关注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看到文章，立即通知河南省文化局，拟择日前来进行专题调研。文物工作队翻箱倒柜寻找雕砖，竟不见踪影。原来，这两组雕砖出土后，并没有被文物工作队随队带走，而多名主要参与者已调离了原单位，致使雕砖下落不明。局长陈建平盛怒之下，责令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土地地巡查，限期追回。

事隔17个月，既没有安排专



酒流沟出土的雕砖 资料图片

人看管，也没有寄存手续，要想马路上找到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专家刘东亚赶赴偃师，与偃师文化馆接触，但他们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晓。刘东亚又赶到李村，在公社领导的协助下，召开了有关社、村干部座谈会。一名与会干部提供了一条线索：这东西装在一个纸箱里，原放在公社法庭和新华书店几间临街房里，因为是从墓里挖出来的东西，群众认为不祥，很少有人去刻意观赏。可是，那几间房里如今放着些杂物，哪有什么雕砖？而法庭和书店也早已搬走了。找到法庭，有人回忆说，那些“破破烂烂”因无人看管，曾看到小孩们随便拿着当边鼓敲打，后来干脆派犯人打扫卫生，一扫而光，作为垃圾处理掉了。问那些犯人的去向，说早已解解到新疆服刑了。

刘东亚只好走访住在原法庭附近的群众。多数人反映，原法庭东边不远处的空院里有大粪坑，估计当时犯人图省事，打扫的垃圾极可能都弄到那里了。

得到这一重要线索，刘东亚火速赶到空院察看。那个空院有

两亩多地，荒凉杂乱，看不到坑形痕迹，四周全是住家户。经了解，原坑形似簸箕，东浅西深，最深处在3米，粪坑几乎占去整个院落，现已积成了平地。

刘东亚立即把情况向公社领导作了介绍，并寻求支持。

次日一早，公社从李村大队两个生产队抽调了6名细心踏实的棒劳力，在刘东亚指挥下开始了挖掘工作。

此时，正值三秋大忙季节，他们顶着高温，冒着恶臭，小心翼翼地用铁锹把垃圾一点点挖上来，每锹都要仔细检查、过滤，触及到硬物甚至要下手翻挖。

挖到第三天，发现了小半截残砖，大家喜出望外，高兴得又蹦又跳。以后每天或多或少都有发现，碎块有大有小，总共进行了7天的发掘清理，经过清洗，六块雕砖拼合完整，雕象清晰。

事后，省文物工作队为此作了总结，结论是：这个事件暴露了文物管理工作上的漏洞，让文物工作者认识到了缺乏考古规程的执行力，将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。



伊滨夜魅 王煜文 摄

故园漫忆

山村老屋

□ 魏杏丽

周末去看外婆。外婆说，“老家的杏儿熟了，你们去摘吧。”

外婆的老家在一个小山村，走在通往老家的山路上，放眼望去，远处山色一碧千里，山崖上满是开着黄花，散发出淡淡清香的酸枣树；蝴蝶在眼前翩翩飞舞，不知名的枝条伸到路边。

整个村庄除了葳蕤的树木，偶尔的鸟鸣，静悄悄的。山风轻轻掠过耳旁，透着凉爽，带着问候。

红砖蓝瓦砌成的房舍，熟悉又陌生地呈现在我眼前。拿着外婆给的钥匙，费力打开被岁月侵蚀的锈迹斑斑的锁。

因为声响，惊醒了墙洞里的一只鸟儿，鸟儿扑腾着飞起，渐渐消失在后院山坡上的树林里。

院内荒草没过膝盖，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懒洋洋地撒在院内，显出一种安静和慵懒。

院子中间的杏树，枝繁叶茂，挂满果子的枝条低垂着，一个

个青泛黄，由黄泛红的果子，彰显着老树旺盛的生命力。栖在枝上啄食的几只麻雀，见有人进来，蓦然飞走，衔走的是缕缕寂寥。

院内砌的灶台已残缺不全，母亲姊妹七个，节假日聚在一起，人口一下多起来，这个灶台就有了很好的使用价值，放个大锅在上面，同时煮好几个人的饭菜。

那时，外公一边往灶台里填柴，一边询问我们几个表姐妹的学习成绩，时而微笑鼓励，时而严厉批评。这个普通的山村小院，20世纪80年代连续走出我姨、舅舅三个大学生，显示出一个家族于困境中努力向上的内涵，方圆数十公里提起外公外婆都充满羡慕和赞誉，所以外公也格外重视下一代人的学习。

墙角的农具已锈迹斑斑，当年外公放下教鞭，拿起这些农具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在山里贫瘠的土地里耕田播种。农忙过后，

外公也舍不得休息，房前屋后，自留地边，外公又栽下一棵棵树。如今外公去了，而他生前种下的这些树，却成了亲人对他最好的怀念。

这一切，都兀自存在、生长，和老屋一起沧桑。

那时，每逢假期，我都在外婆家度过。当暮色降临，炊烟从各家房顶袅袅升起，外婆扯着嗓子呼唤我的名字，在山坡上与同伴追逐嬉闹的我，极不情愿地回家。山路崎岖，我额头的那块疤痕，就是从山上向下跑时，摔倒在石头上留下的，外婆一直心疼不已，埋怨自己没把我看管好。

站在记忆的隧道口回望，少年的恬淡闲情，清静整齐的小院，辛勤劳作的外公外婆……多想再次徜徉在门前斑驳的碎石小路上，多想再次亲近叮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在山里贫瘠的土地里耕田播种。农忙过后，



案头山水

腹上风景

□ 陈爱松

你敢把腹部袒露出来吗？

除了夏日里街头巷尾吆五喝六灌啤酒的“膀爷”，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这么勇敢，特别是注意形象的读书人。但在晋时，却有一些知识分子很有个性。

最有名的故事是袒腹东床。王家子弟因为太尉选女婿，个个打扮得风流倜傥，只有王羲之没事人一般，袒腹卧于东床之上。于是，东床快婿由此而来。

王羲之袒腹，呈现的是自然美、率性美、自信美。这样的腹上风景，需要一双慧眼。生活之中，有几个人不被表面的假相所蒙蔽呢？

还有个袒腹晒书的故事。七月七日，富裕人家有晒绉罗绸缎的习惯，却有一个读书人，露着腹部，仰卧在门前的夏日大太阳下。路人很奇怪，这个人答，我在晒我腹中之书。于是又有一个成语，袒腹晒书。

这个人叫郝隆，满腹经纶，却怀才不遇。他袒腹，坦的是不平与愤懑，坦的是希望与机遇。有人说，怀才就像怀孕，时间长了，自然就能看出来。但在重门第不重才学的时代，谁来迎接他的满腹珠玑呢？这场行为秀，的确使郝隆得到了一个职位，虽然很小。

还有个故事更大胆，他坦的就不仅仅是腹了。他喝了酒，裸身而卧。客人进屋，责备他不像话，他却回答：“天地是我的房屋，房子是我的衣裤，你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子里来？”——得，客人倒是可恶的跳蚤，打扰他休息了。

这人叫刘伶，行为艺术家的先驱。他裸身袒腹，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，坦的也是痛苦而绝望的清醒，是对黑暗的愤怒和嘲讽。

假如这三个人生活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会如何看待？王羲之是傻子，没礼貌，上级检查不懂得准备，没提升前途，选女婿，决不会选他；郝隆是书呆子，自以为有才，你就那么不谦虚，自命不凡？刘伶更是疯子，酒鬼，不可理喻。有这样的朋友，会让我们很没面子。

再退一步说，王羲之青年才俊，他的腹部可能是白皙紧致的，他坦，也许是一种美；郝隆，据说相貌也不恶，也可以坦坦；而刘伶，身高仅四五尺，相貌非常丑陋憔悴，他的腹部，也绝对不会有有多少可观之处。你裸什么形，坦什么腹啊！

但在当时，以至后来，很多人对这仨人的腹部风景颇为赞赏。腹部其实是透明的容器，心里装什么，腹部会显现什么。铺口绣腹，满腹经纶，五车腹笥，说的其实不是人的腹，而是才学品性。

也许唯有借用历史的双眸，我们才能读懂魏晋人物的千古风流。现在谁又能借我们一双慧眼，不被世俗蒙蔽，不被表相欺骗，去看清生活中的真假美丑呢？

闲拾偶得

倾听夏的声音

□ 徐学平

有人说夏天像一首绝句，蛙声的豪放、蝉鸣的悠长、风声的婉约、雨声的坦荡……所有声响都那么迷人。当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，不妨让我们在夏日的黄昏里，搬一张藤椅，觅一处凉亭，沏一壶清茶，去听听这个迷人的夏天。

夏天，是声音的季节，大自然的天籁便是最美妙的乐章。蝉，这些餐风饮露、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之士，俨然是这个季节的主唱。或许，蝉天生就是训练有素的歌手吧，它们的歌声有着强烈的节奏感，不同的音韵代表着不同的心情，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曲谱。你听，只要先有一只起个音调，它们的歌声就会如同行云流水般涌现，有时独唱，有时合唱，有时共鸣，高高低低，韵律分明。轻缓时，如清风拂柳，让人忘却烦忧；激越时，又如惊涛骇浪，拍打着心扉，我似乎看见一支乐队在演奏名曲，时而汪洋澎湃，时而泉水叮咚。

“下雨啦——”不知道谁的一声呼喊把我从蝉鸣声中唤醒，夏雨总是急促而淋漓，和春雨的缠绵、秋雨的萧瑟、冬雨的凄清不同，那不是“雨湿轻尘”之声，也不是“雨打芭蕉”之声，而是大串的雨点在荷叶上珍珠般地散落，旋即，再优雅地纵身跃入池塘，渐渐化作涟漪的声音。夏日的雨声，绝不是几个简单叠加的音符，更像是一阵袭人的声浪，稍不留神你便会跌进它的心湖。

雨停了，有几只流萤悄然飞过，晚风送来栀子的清香，不觉间，夜幕已徐徐拉开，一场夏天的音乐盛典正在上演：荷塘里的青蛙鼓起了肚皮，蛙声如鼓如潮，此起彼伏地连成了一片，它们正演奏着最纯正的乡音；草丛中的蝈蝈儿正在卖力高唱一曲绿色的歌谣，宛若童年的呼唤，撩动人的情思；瓦砾间的蟋蟀总是怯生生的，声音忽高忽低，在月色朦胧中显得分外轻盈，似远似近，又似有似无；豆叶上的纺织娘羞怯地拉起了细软的琴弦，乐声竟然如银铃般美妙动听……

夏天，是一支回环往复的旋律，任凭人们驻足倾听，抑或是洗耳聆听……只是，你认真“听”过么？听，是一种感受；听，是一种心境；听，更是一种净化。用心去听听这个夏天吧，它会让你在炎热的躁动中收获一份自省的宁静，它会让你在尘世的喧嚣中永葆一颗纯真的心灵。